

第一百六十九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2年4月6日星期二

上午10时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大川美雄先生（日本）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马提先生  
贝勒凯德先生  
塔法尔先生

阿根廷:

卡拉萨莱斯先生  
纳西贝内小姐  
希尔先生

澳大利亚:

萨德勒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德克莱克小姐

巴 西:

席尔瓦先生  
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格林伯格先生

緬 甸: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斯金纳先生

中 国:

田进先生  
王芷芸女士

古 巴: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斯特吕卡先生

齐马先生

埃 及: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维勒特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默佩尔特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韦格纳先生

克林勒先生

冯登哈根先生

匈 牙 利:

科米韦斯先生

哲尔费先生

印 度: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苏恰斯纳先生  
达马尼克先生  
西马尼翁塔克先生  
巴赫林先生

伊 朗:

马哈拉蒂先生

意大利:

阿莱希先生  
奥利瓦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 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田中先生  
新井先生

肯尼亚:

南吉拉先生  
穆里乌·基博伊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雷内罗夫人

蒙 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巴雅特先生

摩洛哥:

拉哈利先生  
什赖比先生

荷 兰:

范东根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克拉姆先生

秘 鲁:

贝纳维德斯·德拉索塔先生

波 兰:

苏伊卡先生  
鲁辛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斯托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贾亚科迪先生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 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希尔特纽斯先生  
贝格伦德先生  
隆丁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纳加尔金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林克夫人

赖特小姐

美利坚合众国:

菲尔兹先生

巴斯比先生

克里顿伯格女士

米斯克尔先生

霍因克斯小姐

马丁先生

委内瑞拉:

纳瓦罗先生

阿吉拉尔·帕尔多先生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埃萨基·埃康加·卡贝娅女士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各位尊敬的代表们，我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69次全体会议开始。今天，委员会继续审议议程项目6，题为“综合裁军方案”。和以往一样，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的规定，愿意就同委员会工作有关的任何其他项目发言的成员可以听便。今天发言的有蒙古、美利坚合众国、印度尼西亚、荷兰、斯里兰卡、罗马尼亚和巴西等国的代表。现在我请第一个发言者蒙古代表额尔德姆比列格大使阁下发言。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主席先生，今天，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在发言中愿谈委员会议程项目5，即题为“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放射性武器”项目的看法。

然而首先我愿代表我国代表团真诚地祝贺你担任委员会四月份的主席。

我国代表团极大地希望，在你的英明领导下，委员会将在其1982年第一期会议的工作行将结束、并将向即将召开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提交一份特别报告的重要而负责的时期内，圆满地完成其审议工作。

允许我借此机会再次向意大利代表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谢意，感谢他在履行三月份主席职务时所做的工作。

今天根据工作计划，裁军谈判委员会将结束议程项目6的审议工作。蒙古代表团已在过去的发言中简单地阐述了其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众所周知，联合国大会第36/92F号决议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在1982年第一期会议期间完成综合裁军方案的拟定工作，并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及时把方案提交给大会审议和通过。

在这方面，我愿指出的是，尽管委员会在各接触小组中以及在同有关代表团的协商中作了相当大的努力，尽管已取得了某些成果，但是在就方案达成协议方面仍然存在着悬而未决的问题和不少的困难。

然而，我们并没有悲观失望，我们相信委员会一定有能力最有效地利用剩余的时间继续努力执行其所面临的任务。

蒙古对于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类武器新系统的问题的立场，已多次在委员会上阐述。和其他的许多国家一样，我们继续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简单、最可靠的办法是就彻底阻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类武器新系统的产生达成全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蒙古)

面协议。与此同时, 对西方伙伴们在委员会谈判中的立场我们虽然不能完全同意, 但并不排除有就个别这类武器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在这方面, 放射性武器早就应该被宣布为非法了。当苏、美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的联合提案被提交给委员会时, 许多代表团抱着完全合情合理的希望, 他们期望在这一提案的基础上, 裁军谈判委员会会在不久的将来就这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达成协议。

但是事实终归还是事实。令人遗憾的是谈判却朝着使问题复杂化的方向发展。我们认为第一个要求是就禁止放射性武器本身达成协议, 而不把这一问题同其他的、无关联的问题连系起来。

关于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类武器新系统的问题, 我愿提及联大第 36/89 号决议, 该决议“促请安全理事会各常任理事国以及其他军事上重要国家发表内容相同、放弃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和此种武器新系统的声明”, 该声明“嗣后将由安全理事会的一项决定予以核可”。

在这方面, 蒙古代表团支持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建议, 该建议提出在 1982 年第二期会议期间, 裁军谈判委员会举行有政府专家参加的非正式会议, 审议同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类武器新系统有关的上述声明和其他问题。

我们认为, 这种态度将使委员会在这一问题上取得进展。

我愿谈谈禁止核中子武器的问题

联合国大会在第三十六届会议上所通过的第 36/92K 号决议第一次充分反映了世界公众舆论对这一残忍的野蛮的武器所造成的威胁深感忧虑。

决议中强调指出, 将核中子武器引进各国的军事武库将使核军备竞赛升级, 并大大降低核战争的门槛, 从而增加核战争的危险。

大会在这一决议中还注意到这一武器的不人道的效应, 并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毫不迟延地在一个适当的组织体制内开始谈判, 以期缔结一项关于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核中子武器的公约。

因此, 联合国大会已清楚地、明确无误地表明了其对中子武器的立场。

然而, 令人遗憾的是, 由于某些代表团的妨碍议事的態度,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并未就联合国大会这一建议作出协商一致意见的决定。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尽管如此，蒙古代表团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继续认为，委员会十分有必要根据联合国大会的上述建议，开始禁止核中子武器的具体谈判工作，并为此目的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在这方面，我愿再次指出，早在1978年3月，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就已把禁止核中子武器的公约草案提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审议。

我们认为，为了防止军备竞赛中新的中子武器的升级和战争危险的进一步增长，裁军谈判委员会必须密切注意世界公众舆论的要求。

主席：感谢蒙古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一番友好的话。现在我请美利坚合众国代表菲尔兹大使阁下发言。

菲尔兹先生（美利坚合众国）：虽然你已要求免除向新上任的主席表示敬意的惯常做法，但是对于你的上任，我得违抗指示。因为如果我不表示我国代表团高兴和满意地看到你——我亲爱的朋友和同事——担任了主席，我就是失职。本月份，我们面临着重要的工作，我们相信在你担任日本驻本委员会代表时所表现出的经验、才能和献身精神将会引导我们在1982年会议的这一关键时期，圆满地完成我们的工作。我还愿借此机会向三月份主席，我的好朋友、尊敬的意大利代表阿莱希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的钦佩和赞赏，他在担任主席期间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从事委员会的工作。

今天我愿谈谈议程项目6，综合裁军方案的问题。

在过去的三届会议上，委员会不遗余力，通过专门负责拟定综合裁军方案的工作小组为实现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而努力。工作是在1980年尼日利亚代表阿德尼吉大使和1981年、1982年我们尊敬的朋友和同事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干练和兢兢业业的领导下进行的。这项任务——在世界人民期望能在一个真正持久和平的世界中生活的愿望鼓舞下——由于其基本性质和所涉及的各种问题的复杂性，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的。尽管存在着这些困难，但是我们还是完成了重要而有益的工作。然而，我们的工作还远远谈不上是完善的，在本委员会中以及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还有重要的工作待做，而忧心忡忡的国际社会将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检查我们提出的工作成果。虽然当我们进入向第二届裁

(菲尔兹先生, 美国)

军特别联大汇报工作小组成果的程序时, 美国代表团无疑将会更详细地阐述这一方案但现在我愿简单谈谈美国对迄今为止所做工作中的某些问题的看法。

在谈到尚存的棘手问题时, 我不愿让我的同事们认为我是悲观的宿命论者。存在的许多问题, 并不是无法解决的。但是, 重要的是我们不仅要完全了解存在些什么样的问题和麻烦, 而且还要完全了解各个有关代表团立场的根本理论基础。

美国根据其总的国家安全政策——即基于旨在实现和维持和平的各项持久原则的政策——来看待综合裁军方案的拟定工作。正如黑格国务卿在1981年7月14日所重申的, 我们政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寻求达成各种妥善合理的军备管制协定。

我国政府保证致力于这一努力。3月31日里根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重申了这一承诺。他说:

“我必须而且我将继续寻求现实的核力量和常规力量的军备管制协定。我愿达成一项减少战争的危险, 降低军备的水平并加强全球性安全的战略核武器协定。不能达到这些要求, 我们就不能接受。”

里根总统在呼吁苏联同我们一起寻求和平目标时说:

“我邀请苏联现在就和我们一起大量削减核武器, 在全球实现持久和平方面作出重大的突破。”

昨天里根总统决定他将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上发言, 这突出表明了他对军备管制问题的重视。在这方面, 他表示希望勃列日涅夫主席也将出席这次会议, 并表示期望双方届时会晤以讨论对我们大家都是至关重要的、同裁军有关的各种问题。他在宣布这一决定时说:

“削减军备和军备管制的总的概念是我们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我希望我们(里根总统和勃列日涅夫主席)都将在大会上发言。”

里根总统的这些讲话清楚地表明, 我国保证致力于寻求持久和平, 并强烈期望开始削减核武器的进程, 作为对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贡献, 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 菲尔兹先生, 美国 )

我愿指出里根总统谈到了“现实的军备管制协定”。我国代表团正是本着这种现实主义的思想以及对军备管制进程的承诺来从事综合裁军方案的谈判工作。我国代表团对于实施一项切实可行的、现实的计划所给予的重视, 是怎么说也不可能过分强调的。令人遗憾的是, 那些态度认真、兢兢业业工作的人们过去为创造和维持和平所作的种种尝试并非都已取得了重大成果。尽管我们作出了最大的努力, 但是战争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根源并没有消除。对我们来说, 要取得成果, 我们在作出努力时必须充分考虑到紧张局势的根源和军备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必须谨慎地对限制和裁减军备的各项协定进行谈判, 以保护和加强有关各方的安全, 并确保这类协定不会产生增加冲突危险的不稳定因素, 而达成协议正是为了减少这种冲突。协定中规定的各项义务必须是明确的, 协定的遵守情况必须是可核查的。谈判进程必须是一致同意的。这些问题在技术和政治上的复杂性、所涉及的各种利益的根本特点以及不可能准确无误地预见今后有关的进展, 所有这一切都使得为缔结一项具体协定预定一个严格的先后顺序或是专断的时间表成为不现实。不信任和猜疑都是实现裁军的障碍; 因此, 采取并行措施以促进相互间的开诚布公, 或“一目了然”, 并加强建立信任, 这在裁军进程中是攸关重要的。此外, 裁军中取得的进展必须同加强维护和平的国际程序和体制以及和平解决争端同时进行。鉴于这些原因, 我们认为要获得成功, 必须通过采取分别进行的步骤和签订具体的协定来取得进展。

过去的经验和实践都已表明只有通过现实的、逐步进行的方法才可取得裁军成果。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支持并将继续支持本委员会在谈判综合裁军方案时所采取的广泛的方法。我国代表团积极地参加了这一工作, 我们相信这一方案既可广泛地指导裁军行动, 又可成为衡量所取得的进展的方法。和委员会中的许多代表团一样, 我们相信这份综合裁军方案将为裁军措施提供必要的轮廓。该方案不应命令各国采取何种具体行动, 而是应由各国把它用作一种指南或计划以确定其应采取的具体行动。方案应确定需要谈判的措施和指导这些谈判的各项原则, 并建议有待遵守的优先次序。方案中还应指出确保充分、有效核查和遵守有待各国谈判的措施的程序, 以及进行审查和评估的适当方法。

综合裁军方案的内容必须反映出各种现实的、有效的、均衡的、可核查的和恰当地相互联系的办法, 这些方法要充分考虑到所有国家的现存的安全需要、国际气

(菲尔兹先生, 美国)

氛和政治现实。各种措施相结合的概念和就这些措施所进行的谈判是极其重要的。可以同时就不同的方法进行谈判, 并可在一轮谈判中对几种措施进行讨论。这种概念反映了我国政府对军备管制和裁军谈判的政策。

目前, 美国正在从事各种军备管制和裁军的谈判。在维也纳, 我们参加了削减欧洲的军备和武装部队的谈判。在日内瓦, 我们正在同苏联就中程核力量进行双边谈判。在马德里召开的欧洲安全与合作审查会议上, 我们讨论了扩大在欧洲的建立信任措施的问题。在本委员会中, 我们正就一项放射性武器公约和拟定一项化学武器公约的问题进行着谈判。我们期望尽早就所有这些问题达成协议。然而, 所有这些努力以及其他有待开始作出的努力, 涉及许多复杂和棘手的问题, 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取得一致意见。因此我国代表团和其他国家的代表团一样, 认为在综合裁军方案中规定开始或结束就方案中各项措施的具体谈判的期限或者甚至是指示性的时限。都是不切实际的。不考虑未来的国际形势的发展而制定这种时限是不符合逻辑的。就尽早实现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的必要性达成一致意见, 并开始不定期的审查进程以促进方案的执行, 这样才能更加现实地反映出紧迫的概念。这样一个有力的进程最善于利用下列因素: 对提出的各项措施进行谈判中所取得的进展、正在进行的各种谈判的状况以及国际气氛和政治现实。

关于方案的性质, 我国代表团认为综合方案不能取代那些将推动世界进行全面彻底裁军的具体协定的谈判。只有在就有效的、均衡的和可核查的协定进行成功谈判之后才能作出促进这一进程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我们真诚地力求缔结这样的协定。现在所需要的, 不仅是赞同而且还要保证执行这一方案的政治意愿。要最出色地做到这一点不是通过言论, 而是通过行动, 特别是通过各国为取得真正的裁军进展而采取的建立信任的行动。

现在我愿谈谈将各项措施列入方案中的问题。我国代表团一贯认为, 要使这项方案能够有效地指导裁军工作, 在列入方案的各项措施中就应表明谈判的议题以及在这些谈判中有待讨论的一般性问题。因此各项措施不应过于具体, 也不应该对谈判结果作事先判断的方式来拟定这些措施。归根结蒂, 确定谈判的具体内容以及讨论具体措施时所拟采取的方式应该是进行这些谈判的国家所肩负的主要责任。

(菲尔兹先生, 美国)

在把具体措施纳入准备就各项措施进行谈判的一系列的阶段方面, 我国也遇到了一些困难。谈判的进程是个持续性的进程, 它并不能帮助在某个特定的时间里制定一揽子具体措施。我们确实同意可按照合乎逻辑的顺序确定有待谈判的措施, 我们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在工作小组里进行工作的。我们认为, 按照目前局势最初需要的步骤、中期步骤和为达成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步骤, 对各种措施进行分类是合乎逻辑的。本着这种做法, 工作小组中的接触小组已就各种措施取得了某些进展。在另一个非正式的接触小组中也取得了某些进展, 该小组正在努力工作, 试图协调就具体措施提出的种种不同的文本。

在工作小组本身, 和在各个非正式接触小组中, 我们就综合裁军方案所进行的谈判都取得了进展。在法国、巴西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国大使的分别领导下, 我们已就综合裁军方案的目标、优先次序和原则拟定了供谈判的文本, 尽管在有些情况下文本中加有大量的括号。正如我已经指出的, 我们在确定和拟定列入方案的各项措施方面也取得了进展。此外, 我认为我们大家一致同意有必要对综合裁军方案进行周期审查, 我国代表团看不出在制订出这种审查工作的细节方面存在什么困难。我们相信, 在本届会议结束时, 我们将拥有一份可进行谈判的文件, 不论文件中加有多少括号, 也不论其是如何的不正式, 各国代表团就能把方案提交本国政府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审查, 然后我们再来进行使综合裁军方案最后定型的工作。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会议上, 我们必须努力对一项需要获得一致意见的综合方案进行谈判。我们必须避免那种不公平的或不均衡的方案, 这种方案有破坏稳定的作用并将破坏和平。我们的方案必须负责地考虑到世界各国人民对建立将导致持久和平的裁军方案的渴望。这是一种崇高的努力, 我保证我国代表团将在这一努力中予以合作。

主席: 感谢菲尔兹大使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一番友好的话。现在我请印度尼西亚代表苏恰斯纳大使阁下发言。

苏恰斯纳先生 (印度尼西亚): 今天上午我发言是为了介绍印度尼西亚和荷兰两国提出的、载于第CD/270号文件中的联合技术报告, 该报告是关于在印度尼西

(苏恰斯纳先生，印度尼西亚)

亚西爪哇省的首府万隆附近的一个地方销毁约45吨芥子气的问题。

使我国代表团感到满意的是，印度尼西亚和荷兰两国代表团能够在委员会工作的这一时期向委员会提交这份报告，以便同委员会的其他所有成员国一起交流我们两国在同委员会正在审议的问题——化学武器——有关的领域中进行合作的经验。我们真诚地希望这份报告将会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有助于委员会在这方面所进行的工作取得进展。

正如诸位也许已从文件中看到的一样，销毁这种危险物剂的工作是三年前在我国进行的。当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在尊敬的波兰代表苏伊卡大使的干练领导下拟定新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特别是关于销毁和核查化学武器条款的时候，我们提出了这份报告。我国代表团认为，这种禁止的关键是销毁现有的化学武器和化学战剂的储存。

我认为，强调指出下述一点是恰如其分的即在印度尼西亚存在的这种芥子气是当时的荷属东印度政府遗留下来的，在该政府的管辖下，这种化学武器是为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时战争正在向这一地区蔓延——当敌人使用化学武器时准备进行报复性的使用。结果在那场战争中并没有使用化学武器。

众所周知，印度尼西亚在1945年宣布独立之前以及在此后的数年中经历了扎实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尼西亚当局完全不知道在本国存在有这种芥子气是难免的。看来荷兰方面也是如此。

对我们两国来说都是幸运的是，在1975年，有位曾在1949年前后参与了拆除工厂的工作的荷兰人高度认真负责地提请荷兰政府注意这件事，荷兰政府则把这件事通知了印度尼西亚政府。

促使印度尼西亚政府作出尽快排除这种危险物剂的决定是出于两种考虑：

1. 认识到这种物质长期存在可对住在附近的人们和这一环境中造成严重后果，特别是继而又发现了一个已被腐蚀的容器之后。
2. 印度尼西亚是毫无保留地严格遵守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缔约国。因此，印度尼西亚认为该议定书的各缔约国应承担义务主动销毁在其各自国家或管辖的领土上存在的危险化学物剂。

(苏恰斯纳先生, 印度尼西亚)

为了进行销毁工作, 印度尼西亚政府要求荷兰政府, 即对在印度尼西亚存在这种物剂负有责任的应局, 提供技术援助; 而印度尼西亚则为整个行动提供后勤供应和保证安全。

荷兰政府和印度尼西亚政府在随后销毁这种危险物剂中的合作的确可称为典范, 并反映了普遍存在于两国之间的出色和友好的关系。

当印度尼西亚和荷兰的联合行动结束时, 在这一地区还留有大约 2000 公升的芥子气物剂。印度尼西亚通过水解方法自行销毁了这些芥子气。

我并不想详尽阐述这一被称之为“奥邦”行动中的各种技术问题。然而, 这一行动中的某些非技术性的重要问题也许是值得提及的。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不拥有或不制造化学武器的国家。它通过这次销毁行动得到了宝贵的经验。

尽管这种物剂被储存在地下掩体内达 40 年之久, 但是物剂仍然是有效力的芥子气。这一事实也许可以提醒我们, 尽管这种物剂已被储存了这么长的时间, 但是仍然具有全部的破坏力。也许目前有一些国家还拥有这种物剂。

为了保证确实按照已公布的类型、数量和储存地的情况来销毁这一物剂, 在未来公约中, 重要的是有必要在销毁行动中进行现场视察, 以便消除对有关各方的诚意可能产生的猜疑。

在相当短的时间里使用相当简陋的设备来销毁这么大量的芥子气物剂也许可以成为确定销毁同类化学武器储存时限的一个要素, 同时也要适当考虑到当地的条件。

对印度尼西亚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 进行这种销毁工作需要发达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和专门知识; 也许这一点也应被看成是未来公约中的一项内容。

最后我愿指出的是, 印度尼西亚的情况可能也适用于其他那些同我们具有相似历史背景的国家。在这方面, 我愿借此机会对荷兰政府在销毁行动中所给予的援助与合作, 再次表示印度尼西亚政府的赞赏和谢意。

请允许我在发言中简单谈谈我国代表团极为重视的化学武器项目中的两个方面。

本委员会中的许多成员都已对生产新一代化学武器, 即二元武器方面的新动向表示忧虑, 他们认为这种动向将会妨碍委员会在禁止化学武器方面的工作。

毫无疑问, 这种新型武器的出现将给化学武器军备竞赛增加新的内容。

( 苏恰斯纳先生, 印度尼西亚 )

我国代表团绝不怀疑任何国家都有权制订和采取一种它认为能最有效地为其防务和安全利益服务的政策。但是, 如果这些国家在谈判论坛中对实现某个具体目标已作了承诺, 那么期望它们不采取或制定实质上是违反这一目标的行动和政策, 以免削弱——如果不是损害的话——它们声明的可信性, 这是全然合乎逻辑的。显然, 对象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来说是合乎逻辑的做法, 对其他国家来说并非也是如此。但是我国代表团认为错加错不等于对。

我国代表团已注意到尊敬的美国代表菲尔兹大使在 1982 年 3 月 25 日的发言。他在发言中保证说“我国政府的最高权力机构已经重申了美国对于全面和可核查地禁止化学武器的目标的承诺。”菲尔兹大使还说“如果我们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禁止, 那么我们的确愿意立即停止二元武器的计划。”

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一保证中包含有双重内容: 一方面, 美国要求委员会迅速地禁止化学武器而工作; 另一方面, 美国将为达成彻底禁止化学武器的目标而努力。

我国代表团真诚地希望这一保证将在不远的将来变为现实。

在本委员会中有些人提出了异议, 认为既然 1925 年日内瓦议定书中已包括有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问题, 就没有必要把这一问题纳入未来公约中去。按照逻辑推理来说, 既然 1925 年日内瓦议定书中已禁止使用化学武器, 那么这种武器的现有储存早就应该已经销毁, 也就没有必要再研制新型的化学武器了。但是令人遗憾的, 事实恰恰相反。

我国代表团认为, 这种局面主要是由下述原因造成的:

第一, 包括最主要大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对 1925 年议定书中有关敌对国家不遵守各项条款的不测事件这一点持保留态度, 这就造成了化学武器继续具有潜在用途的状况。

第二, 在日内瓦议定书中的限制性使用范围中除了战争之外并没有包括其他形式的武装敌对行动; 以及

第三, 1925 年议定书中没有规定遵守的手段, 这就使化学武器更加可能具有潜在的或者甚至是实际的用途。

在一些国家的武库中继续存在着化学武器, 以及根据报导说有人企图制造新型



(苏恰斯纳先生，印度尼西亚)

的化学武器，这一切都使我国代表团更加坚信 1925 年议定书中提出的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方式应予加强；因此有必要在我们现在正在拟定的全面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中重申禁止使用这类武器。

根据在双重目的物剂和二元化合物问题方面的新的进展，载于第 CD/167 号文件中的加拿大文件进一步强调了在未来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中，有必要列入关于使用这个组成部分的重要性。

此外，1982 年 4 月 1 日尊敬的澳大利亚代表戴维·萨德勒大使在发言中极其雄辩和全面地谈及了使用的问题。对于这一发言，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我只是想提醒一点，即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阿根廷、中国和巴基斯坦一起提交了一份关于未来的化学武器公约中禁止范围的备选措词方案的建议。

范东根先生（荷兰）：这是我第一次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正式发言，使我感到极为满意的是能够在你的领导下发言。在我抵达日内瓦后的短暂时间内，我已经了解了你的学识和判断力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当我祝贺你担任主席的时候，一种开明的自利也使我祝贺我自己，因为我能在你的领导下，第一次在裁军领域中迈出正式的一步。我还要感谢你的前任、尊敬的伊朗大使马哈拉蒂和尊敬的意大利大使阿莱希以及几位在这一机构中曾经正式和非正式地向我表示欢迎的同事们，尽管我的这种表示已经晚了一些。在我进行实质性发言之前，我尤其希望明确表示，我尊重我的宝贵朋友和前任费因大使在这里所做的工作。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效仿他的榜样，对我来说既是特别的荣幸又是一种挑战。

主席先生，同在我之前发言的尊敬的印度尼西亚代表一样，我谨援引议事规则第 30 条，并介绍第 CD/270 号联合工作文件。在这位尊敬的同事发言之后，没有必要再过多地介绍这一问题。

今天荷兰代表团对有机会发言感到满意的两个根本原因是：第一，我们可以同印度尼西亚一起汇报我们在裁军领域中确实做到的、而不是高谈阔论的事情；第二，我们可以汇报这两个有关国家在和睦的和相互信任的气氛中所作的共同努力。

(范东根先生，荷兰)

可把“奥邦”行动看成是“事先”执行可能签定的化学武器条约的行动。对我们两国代表团来说，这一条约仍然是最优先的项目，我高兴地看到人们可从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所进行的积极谈判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所有的代表团似乎都是这样认为的，以及一些观察员们对此都表示了极大的兴趣。

化学武器条约中的一项重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充分国际核查下销毁现有的化学武器和化学战剂的储存。

为了使人们对一项化学武器条约具有最大的信任，各国应在条约生效之前公布其所有的储存，如果可能的话并开始销毁这些储存。当然你们知道这将是理想的设想。事实上，期望所有国家在条约生效之前公布其可使用的化学武器的储存，这也许是一种奢望，因为销毁这种储存只有在公约生效之后才可能开始。

与此同时，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从现在起不能公布和销毁已过时的化学武器的储存。我们知道，有几个国家认识到从环境中消除剧毒物质的重要意义，它们正在销毁陈旧的化学武器的储存或者已经销毁了这种储存。对这类活动进行宣传也许会有助于建立信心并有助于其他国家寻求销毁化学武器储存的恰当方式。

销毁化学武器和物剂往往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化学武器的剧毒性以及因此而对在销毁地点工作的人所造成的危险需要有高水平的安全标准。陈旧储存的运输可以是危险的因而是不可取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对环境产生危害作用的可能性。因此，整个销毁行动可能会花费很多的资金和时间。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一些国家生产或拥有芥子气物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们中的一些国家决定销毁原有的芥子气的储存。为此设计了各种不同的销毁方法。这些方法或者是相当复杂——部分原因是因为需要有大量的水和/或去毒剂——或者会招致人们所不能接受的环境影响的危险。

前者的例子是水解的方法以及美国化学物剂和弹药处理系统所使用的方法；后者的例子是露天焚烧和倾倒入海洋中。所有的方法都各有利弊。

今天，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和荷兰代表团向你们提交一份关于它们采取联合行动销毁相当大量的芥子气的报告。这份技术报告载于第CD/270号文件中。当然文件中所描述的行动适用于当时具体的情况，但是我们相信这一行动还表明销毁芥子气物剂是可行的、相当简便和有成本效益的，这一行动可在不危害人们的身体或环境

(范东根先生，荷兰)

的情况下进行。

我的尊敬的印度尼西亚同事已经把全部历史背景告诉给你们了，因此我将尽可能把这部分说得简短些。在爪哇岛上的储存原是为了对可能在这一地区发动的化学战争起一种威慑作用。但是战争爆发后并没有使用化学武器。战争结束后，生产这种芥子气的工厂被拆除了。但是储存在地下掩体密封箱内的芥子气物剂却没有被销毁。只有极少数人了解全部事实经过。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和荷兰当局都不知道有这种芥子气的储存。直到七十年代的后半期，归功于曾经参与拆除工厂的人员之一，才引起了对这件事的注意。

然后印度尼西亚和荷兰两国政府决定要消除这种危险物质，它们商定由荷兰政府提供技术援助，其中包括提供技术专家，由印度尼西亚政府在行动中提供后勤供应和保证安全。委托荷兰全国应用自然科学研究总会的普林斯·毛里茨实验室提供技术援助。

1978年4月，一个调查小组找出了五个10立方米的钢箱，是在同样数量的被水淹没一半的石头掩体中找到的。这个地点邻近一个火炮射击场并和一个居住区靠得很近。其中有个钢箱已被侵蚀到物剂显然已渗透的程度。虽然发现了分解产物，但是却未发现同这一钢箱有关的芥子气。在其他四个钢箱里发现装有芥子气，估计总量为3万5千升。

当然，在靠近居住区的地方有这么大量的芥子气物剂以及钢箱可能渗漏的问题，使印度尼西亚政府深感担忧。因此，该政府决定尽快清除这些物剂。

考虑了几种销毁的方法，考虑到有必要进行现场销毁，因为远距离运输这种物剂显然是太危险了。这后一种因素鉴于能源、水和物质供应的限制，使可行的选择受到了限制。因此我早些时候所提及的各种办法——水解、化弹处理系统和毒弹处理系统方法、露天焚烧或抛入海洋的方法——都被否定了。其他的办法也被否定了，这主要是因为这些方法中都带有处理的问题。

最后，决定使用控制焚化的方法。由荷兰建造了一个特别设计的焚化炉运往印度尼西亚。当印度尼西亚的核子——细菌——化学防御部队在现场作好了必要的准备之后，就开始了建筑和试验阶段的工作。这一阶段持续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实际焚烧芥子气物剂是从1979年6月开始的，一共销毁了3万2千升的芥子气物剂。

(范东根先生, 荷兰)

你们将在工作文件中会看到对焚化法和销毁部分储存所遇到的困难的具体描述。

从这一行动及其历史背景中我们可吸取什么经验教训呢？第一，可以在适当的短时间内，使用相对简单的设备安全地销毁相当大量的芥子气物剂。

第二但并不是次要的一点是显示出了合作的价值。在这里，我们作出了一个联合起来切实努力的具体榜样，有助于为彻底禁止化学武器条约打下基础。

第三点是关于核查。在销毁行动期间，我们适当地注意了可能的核查方法。假设这个奥邦行动，是根据一项化学武器公约进行的，那么必然将会产生需要什么样的核查问题。我们的答复将是，按照现有的技术，只有经常性的现场视察才能充分证明化学战剂的确是被有效地、彻底地销毁了。从理论上说远距离观察和控制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要使之成为可行为时尚早。在这种系统成为可行的之前，还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并取得很多的进展。在可预见的将来，只有在销毁中进行现场视察才能充分核查象奥邦行动这样的销毁储存的工作。

这是我们的一些初步意见，作为对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和荷兰代表团联合散发的第CD/270号文件的介绍。我们两国代表团愿在今年晚些时候向委员会上提供技术性更强的资料。

在这方面我相信我可以代表我的印度尼西亚同事说，我们两国代表团准备答复就这一行动所提出的任何问题，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主席：感谢荷兰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一番友好的话。现在我请斯里兰卡代表贾亚科迪大使阁下发言。

贾亚科迪先生（斯里兰卡）：主席先生，T.S. 埃利奥特也许是使用了诗歌中的特许手法把四月份描绘成“最残酷无情的月份”。让我赶紧补上一句，我国代表团认为对于你或者是对于委员会的其他尊敬的代表来说，四月份无须是最残酷无情的。它可成为艰难和惩罚人的月份，在这一个月中委员会要努力完成其工作，有希望取得一些成果。

你在本委员会中工作的长期而卓越的资历，以及贵国、贵国政府和人民积极致力于裁军事业的精神得到了这里尊敬的代表们的高度赞赏。因此，我国代表团十分

(贾亚科迪先生，斯里兰卡)

荣幸地欢迎你担任主席并祝你获得成功，同时我们还向你保证，我们将给予最充分的合作与支持。我们相信，你将以你的坚韧不拔、精明强干和谦恭有礼的品德为委员会圆满结束本届会议作出贡献。

使我们感到荣幸的是，尊敬的意大利大使在三月份领导了我们。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上个月的工作是十分艰巨的，它需要悄悄的外交、顽强的毅力和巧妙的劝导，才能指导委员会作出重大决策。阿莱希大使充分体现出了所有这些品质，帮助委员会在完成其所面临的各项工作时取得了进展。我国代表团愿真诚感谢阿莱希大使在三月份所作出的宝贵贡献。

我愿就今天的议程，即综合裁军方案，谈谈几点看法。我们大家一致认为综合裁军方案应成为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上的中心问题。我并不想设想它将是什么样的中心问题，但是我国代表团希望它不会使那些期望它将是有意義的和有实质内容的人失望。本委员会极其感激尊敬的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不知疲倦地领导了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他竭尽全力、坚定不移，一心致力于这一工作，想方设法推动各项谈判前进。虽然迄今为止特设工作小组所取得的成果是微小的，但是我们仍还有时间，人们对取得更多成果抱有更强烈的愿望。我们希望在本届会议结束时我们将会取得某些象样的成果提交给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最终通过将意味着什么，我国代表团不抱任何幻想。我们并不认为本委员会制订一项综合裁军方案，特别联大通过这项方案就能立即以排山倒海之势，促成裁军，就能使人们铸剑为犁。该方案本身也不能终止核军备竞赛或对威慑和反击力量战略的依赖，以保证国家安全。我们的期望是较为有限度的。我们认为，综合裁军方案将成为一个出发点，它反映了人们的共同意志和承诺，要求开始一个包括有待谈判和执行的各種真正、有效的裁军措施在内的均衡、全面和现实的进程。我们认为，该方案将意味着我们同意为实现全面彻底裁军所采取的积极、肯定的行动纲领，同时还考虑到在安全、军事戒备和创造一个不再把战争作为政策和外交手段的伸延的国际秩序的愿望之间存在着的各种相互关系。我国代表团正是根据这一因素和抱着这种希望来看待综合裁军方案的拟定以及最终的通过和执行的。

(贾亚科迪先生，斯里兰卡)

我愿谈谈综合裁军方案中将会涉及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建立各和平区。在这一点上，我特别想到了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问题。正如本委员会的各位尊敬的代表们所知道的，自从1972年以来，我国一直在积极宣传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思想。斯里兰卡坚定不移地致力于这一建议，我们持之以恒地寻求这一目标是基于这一坚定的信念，即和平区的实现将能消除对整个印度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在过去十年中，在印度洋地区所发生的军事化加剧了紧张局势并使人们对印度洋将会成为核战争的战场感到忧心忡忡。这是一个我们期望能在为时不算太晚的情况下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加以防止的意外事件。

考虑到这一点，我国代表团在综合裁军方案的谈判过程中强调指出了制定和准确地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各项措施的重要性以及在执行方案的过程中使其具有必要的优先地位的重要性。我们认为，认识不到这一措施的重要意义或是把这一措施的执行推迟到遥远的将来，将会进一步恶化紧张局势并会扩大在世界上发生核冲突的地区。因此，我们希望综合裁军方案的执行措施和时间将能以协商一致的方式、毫无保留地恰切地在方案中得到反映。

我国代表团特别重视方案中所设想的促进裁军进程、不断审查方案执行中取得的进展以及召开各种特别审查会议的机构和程序。这些机构和程序的作用重大，它们可帮助和确保方案得以执行并确定可能遇到的麻烦和挫折。几乎无须强调指出执行工作的进展将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各种各样的因素和相互关系的影响。如果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就必须要有计划地考虑到调整、重新调整和改变进度的必要性，特别是考虑到科技领域中的各种发展。

这些要求有助于突出在联合国系统内对有关裁军的体制安排进行更全面审查的必要性。人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我们收到了专家小组提出的关于裁军进程体制安排的报告。将该报告提交给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在这方面，有必要提及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上提出的有关裁军进程的体制安排和联合国在这一领域中的作用的各项建议。在《最后文件》第125段中列出了所有这些建议。在这些建议中包括斯里兰卡总统J·R·贾亚瓦德纳阁下提出的关于设立世界裁军管理局的提案。随后在联合国大会上又提出了其他的提案。

(贾亚科迪先生，斯里兰卡)

我们认为所有这些建议值得本委员会认真考虑，并值得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和今后召开的联大各届会议采取行动。我们认为改进联合国裁军机构并使其重新活动起来的进程并没有结束。我们认为已提出的各项建议都具有极为有益的组成部分，在使这些建议变成具文之前，可对它们进行进一步的推敲和完善。这样这些建议就可大大加强联合国的关键性作用，以促进裁军和推动各种谈判更其加速进行。

甚至只要粗略地研究一下近年来联合国各会员国在大会上就有关裁军问题所进行的活动，就可清楚地看出它们对裁军的兴趣发生了量的飞跃。另一个同样重要的事实是，各种问题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增加，而且其复杂性和普遍性也在增加。综合裁军方案的通过将会对现有的裁军机构和组织安排产生影响。如果我们有幸亲眼看到综合裁军方案得以通过和执行，那么我们至少可望看到各国在加速裁军方面所作的进一步的保证会有起码的增强，并会看到全世界人民对实现裁军目标所抱的决心会有较大的增强。

根据这些情况，我国代表团认为认真考虑把现有的裁军组织和机构同目前的裁军需要相协调的必要性，以及甚至从某种程度上预料今后的进展，这样做既不是为时过早也不是想入非非。

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综合裁军方案中任何涉及机构和程序问题的内容都应服从更广泛的目的，即有助于对联合国系统内同裁军有关的全部现有组织机构进行审查，以便制定各种最有效的安排，俾能完全符合目前的条件和需要，又可有效地满足第二个裁军十年中有希望出现的新的需要。我国代表团希望本委员会和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所有各国代表团都将对这一问题感兴趣。

最后，我国代表团对尊敬的美国大使菲尔兹先生今天上午的发言表示欢迎。他谈到尊敬的美国总统里根先生将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发言。我们希望其他的尊敬的领导人也将出席这次会议，以使会议能取得它应有的成功。

主席：感谢贾亚科迪大使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一番友好的话。现在我请罗马尼亚代表梅列斯卡努先生发言。

梅列斯卡努先生（罗马尼亚）：主席先生，在你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四月份主席的时候，首先请让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向你表示祝贺和热烈欢迎。

本委员会清楚地了解你作为一位外交官、谈判者和我们的同事所具有的种种品质，这些品质将保证本月份的困难工作将在最好的条件下进行，以取得众人期望的积极成果。我愿向你保证，在你履行这一重要职责的时候，我国代表团将给予充分的支持。

我愿借此机会向意大利的阿莱希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最诚挚的谢意，他的领导是富有成效的、彬彬有礼的和充满友谊的。

今天罗马尼亚代表团在发言中愿谈谈同综合裁军方案有关的议题。

自从在委员会内就这一问题开始谈判以来，罗马尼亚代表团曾好几次有机会发表它对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拟定这一文件的重要性的看法，以及罗马尼亚对方案的结构、内容和总的态度的观点。我们支持旨在保证这一目标得以实现的各种倡议，特别是由中立的和不结盟的国家组成的21国集团提出的各种建议。因此在我们工作的现阶段，我仅发表几点意见。

对就此问题进行谈判所达到的阶段进行一下分析并不会使我们过于乐观。尽管我们正在作出更大的努力，和在墨西哥大使加西亚·罗夫莱斯的干练领导下谈判正在进行，但是罗马尼亚代表团认为我们仍远远难以拟定出一份普遍接受的文件草案提交给特别联大。这促使我们认为，在今后的这些天里我们将不得不就把委员会所作的努力成果提交给特别联大的方式作出原则性决定。

必须认识到拟定综合裁军方案的工作肯定是复杂的。这项工作所涉及的完全是重新把全面彻底裁军确定为裁军谈判的最重要的任务，以及为此目的制定一系列导致实现这一目标的相互关连的措施。这就是说，这项工作是在原有的各种文件以及主要是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行动纲领》的基础上，为今后的年代筹划真正的裁军战略。

第二，也必须认识到自从我们开始谈判以来，就存在着各种意见分歧。尽管谈判一直在继续，但是分歧并没有消除。相反，我们不得不说的是，在这些意见分歧反映在我们的讨论过程中，以及在同方案特别是同法律效力、适用阶段和执行措施的期限等有关的具体问题上。在这种情况下，要就方案草案的实质内容拟定出具体的



(梅列斯卡努先生, 罗马尼亚)

和普遍接受的表述法显然是十分困难的。

工作小组主席提议设立一个起草机构来寻求达成协议的各种可能的方式。毫无疑问, 这个建议是使我们能有一个综合裁军方案可以提交给特别联大的最后机会之一。罗马尼亚代表团支持这一倡议, 并准备为这些活动作出富有建设性的贡献。与此同时, 我们愿指出, 这种做法应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所规定的范围以及在我们愿赋予方案的实际价值所产生的范围内进行。

关于我们的职权范围, 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规定: 裁军谈判委员会应拟定一项“综合裁军方案”。

我国代表团认为可从《最后文件》第109段的内容中得出下述推论:

我们要拟定的是一项方案, 因此, 在这份文书中必须写有时间因素。既使是指示性的时限——如很多代表团强调指出的那样——但是我们认为时间因素是方案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二, 人们要求我们拟定的是一项综合方案。对我们来说, 这意味着文件中将包括旨在导致人们从当前局势走向全面彻底裁军的一整套全面措施。我们愿强调指出, 这个观念同时又意味着存在有几个执行阶段, 因为所讨论的进程是个长期的进程, 不能想象能够一下子就完成的。

第三, 特别联大指示我们要拟定一项综合裁军方案。我愿强调“裁军”一词, 因为这个词是一个重要的象征。联合国大会所设想的绝非仅仅是拟定一些军备管制的措施, 而是旨在停止军备竞赛和开始真正裁军进程、特别是核裁军的真正的裁军方案。

除了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所赋予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职权所产生的范围外, 还必须进行各种实际的考虑。

如果要使综合裁军方案具有任何实际用途, 该方案就不应仅仅是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通过的《行动纲领》或《第二个联合国裁军十年方案》的复写副本。

正如我国代表团曾多次强调指出的, 综合裁军方案应是动员各国的政治意愿支持裁军的真正有实效的文书。所以, 不能想象的是, 给予一项方案的法律约束力甚至和只不过是一项决议一样, 即使是协商一致通过的。我国代表团支持旨在使方案具有尽可能大的约束力的任何倡议, 使之成为真正有实效的文书, 开始裁军的进程,

(梅列斯卡努先生, 罗马尼亚)

首先进行核裁军。

我们相信现在是所有代表团包括我国代表团在内表现出良好意愿和妥协精神的时候了, 这样我们就能使综合裁军方案草案得以定稿。今天我的发言是要向你们保证, 罗马尼亚代表团愿为达成为尽可能多的人所接受的结果作出贡献。然而, 应强调的是——已如我们已经强调的——出于我们的职权范围, 以及我们必须铭记的有关这一重要文件实际用途的考虑, 相互谅解的精神是有限度的。

无论是在现在还是将来, 我国代表团愿本着这种精神在综合裁军方案草案的拟订工作中进行合作。

主席: 感谢罗马尼亚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一番友好的话。现在我请巴西代表席尔瓦大使阁下发言。

席尔瓦先生 (巴西): 主席先生, 我国代表团特别满意地看到你担任本委员会的主席, 这不仅是因为你本人具有外交才干和政治家风度的特点, 而且还因为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和合作的关系。我也可用同样的语言来描述你的尊敬的前任, 以及意大利和巴西两国之间的关系。对于阿莱希大使, 我愿热情称颂他以值得高度赞扬的方式履行了他在上个月的职责。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 1982 年第一期会议是在两个主要的军事联盟特别是超级大国之间加剧对抗的阴影中召开、并即将结束的。双方都利用这一会议厅——一个谈判论坛——进行辩论或宣传, 它们彼此指责对方进行军备竞赛并在国际关系中行为不端。由于它们相互关系的基础是敌意和不信任于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积聚和改进便被看成对它们安全问题的可行的答案。它们还通过暗示清楚地表明在它们的直接联盟系统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安全对其总的战略政策几乎毫无影响。因此看来它们并不准备给予多边论坛以比较象样的任务。当然, 这种局势直接影响了本委员会履行其职权的能力。

当我们评估 1982 年的第一期会议的时候, 立刻就会看到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 即核武器大国及其盟国甚至不愿接受初步的约束, 更不用说作出明确承诺保证就核裁军的任何措施认真地进行多边谈判。这一点在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的各项旷日

(席尔瓦先生, 巴西)

持久的活动中尤为明显。但是让我们再简单地检查一下各个议程项目的工作现状。

我将不对目前正在进行程序性谈判的项目1(禁止核试验)发表评论。我国代表团和其他几国代表团积极参加这些为拟定职权范围所进行的谈判,我们希望所有的代表团将表现出足够的灵活态度和谅解精神,以便这些努力取得圆满结果,使委员会终于能着手处理实质性方面的问题。

在剩下的其他六个实质性项目中,只有一项是具体的多边谈判的题目,即拟定一项禁止某种类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公约。赋予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以进行谈判的职权以便实施这项任务的艰巨进程表明某些大国是不愿意让委员会履行其职责的。互相指责对方在过去和现在使用了这类武器所发生的争执使化学武器公约的“拟订”工作陷入僵局。此外,一方公开信奉一条很成问题的理论,即只有提高其化学武器的尖端程度,它才能“刺激”另一方在谈判桌旁作出让步。而它的对手甚至拒绝考虑把禁止使用这类武器列入公约的范围内,而且似乎也不准备使国际核查手段——确保公约的条款得以遵守的手段之一——发挥有意义的作用。当新一代化学武器开始部署之时,另一个超级大国可能就会说它也必须获得同样的武器,以便对付来自潜在对手的新的威胁。在这种气氛中,早日缔结一项公约的前景看来是非常渺茫的。

在放射性武器领域中,一种不同的情况却反映了相同的现实。在这一领域中,两个超级大国在关系较愉快的时候已就禁止某种武器的条约草案达成协议,这种武器的精确定义是它们自己似乎是煞费心机才提出来的。它们已要求委员会尽快批准它们的协议,以便本机构可至少向联合国提交一份具体的案文。然而,某些代表团对这一协议的适时性和实用性都不能信服,它们寻求在这一草案中再加入一些实质性内容。它们的各项实质性建议主要是关于禁止攻击核设施,其中也涉及到不以放射性武器进行装备和核裁军之间的连系,和有效促进放射性物质的和平用途,这些建议都遭到了原条约草案起草国的坚决反对。只要超级大国坚持按照它们自己的战略思想来处理这一问题,达成一项有意义的放射性武器文书的可能性就将仍是渺茫的。

在消极安全保证这一问题上,超级大国的对峙,以及所有核武器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对峙,确实起到了使委员会的议程陷入瘫痪状态的作用。它们关于安全的声

(席尔瓦先生, 巴西)

明完全是针对对方的, 而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安全权利完全置之度外。

委员会仍然未能拟定出一项综合裁军方案, 这一工作也遭到了同样的歪曲。在把方案草案中的各个章节汇集在一起的艰难过程中, 核武器国家明显地避免对核裁军作出任何明确承诺。它们提出的含糊不清的建议, 以及它们甚至不接受方案执行的各个阶段的最起码的时限, 都使人们极为怀疑第二届特别联大是否可能协商一致通过任何有效的文件。在缺乏谈判基础上达成的妥协的情况下, 最后的办法只能是利用联合国议事规则来通过这一方案。

对今年才列入委员会议程中的新项目, 即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的审议工作也反映了超级大国的对峙关系, 这一点在联大第36届会议就此问题通过的两项决议的表述方式中已经得到证实。每项决议都力求禁止发展超级大国认为对方在这些活动中占有技术优势的那种特定的空间活动, 去年巴西曾提请第一委员会注意把外层空间的新项目列入我们的议程可能会证明是不利于委员会为系统地处理项目2

(核裁军)所进行的努力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的担心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去年本委员会就议程项目2进行了有趣的——尽管是非决定性的和出奇地遮遮掩掩的——辩论。然而在1982年第一期会议期间, 对这一优先项目的处理还只不过是全体会议的发言中提提而已。我国代表团极其关注这一进展, 因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被联合国列为具有最优先地位的项目。我们再次敦促委员会在即将召开的1982年第二期会议上给予充分的时间来讨论议程项目2。

总之, 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在裁军领域中进行有效谈判的能力由于超级大国之间敌对和对峙气氛的加剧, 明显地遭到了破坏。

对1982年第一期会议成果所作的这一相当严酷的评估表明迫切需要对裁军领域当前的形势进行认真估价。这个委员会是四年前受国际社会的委托而成立的。这样在实现共同目标的过程中, 《最后文件》中的各项根本原则就可得到信守。这些根本原则显然应位于各国间关系不断变化的自然波动之上, 在发生这种关系突变时, 这些原则也不应受到怀疑。然而在这段短暂的时间内, 某些成员国公开怀疑原则的效力, 并通过其言行, 拒绝遵守它们在1978年5月所作的庄严承诺。有人提出种种论点, 解辩说世界形势的现实证明采取一种不同的态度是正当的。这些论点是欺人之谈, 因为现实也正是各国特别是拥有大量武器国家的行动和思想的结果。此外,

(席尔瓦先生, 巴西)

对现状的评估不应只局限于对超级大国及其盟国关系状况的评估; 它还包括对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愿望和安全需要的评估。因此, 所有的国家, 特别是那些对裁军负有最重大责任的国家, 要加强它们过去所作出的保证, 而不应削弱过去的保证, 在损害其他国家安全的情况下狭隘地寻求自己的安全。对裁军所负的特殊责任并不意味着仅仅是对谈判的责任; 这一特殊责任使得核武器国家要对全人类负责, 而不是赐予它们任何特权。

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使我们有机会认真估计并从政治上理解人类前途的重大意义, 这种理解在《最后文件》中能找到它的概念基础, 在意义重大的综合裁军方案中也能找到它的有效表达。然而, 世界上的超级大国现在似乎在重新考虑《最后文件》中规定的、并应纳入综合裁军方案中的概念基础。在人类认识到除了裁军之外没有其他抉择之前, 不应责备他们在日益逼近的核战争威胁面前束手旁观。特别联大将就防止核战争这一最紧迫问题确定政治定义和寻求行动方向而提供一个纲领。

加剧对峙或只是增加消灭潜在敌手的机会都不能防止核战争。必须作出强硬的政治承诺, 通过各项适当的具有约束力的协定立刻采取行动, 以确保核战争不再是核武器国家战略计划中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从裁军的观点看, 这种果敢的前进步伐将是更为有效的, 因此, 这种步伐必须基于积极寻求核裁军的诚挚意愿。在政治问题上的意愿产生于人们对其合法利益以及其所觉察到的需要的信念。然而, 当整个人类把核军备过程看成是一种威胁, 而该过程本来是旨在保护其安全时, 似乎完全没有可能声称会有任何合法利益的和必要去寻求核军备过程。

过去两个超级大国为了防止由于意外事故或估计错误而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 曾就设立热线、有限交流情报等等签订了它们之间的部分协定。虽然这些协定肯定是有用的, 但是协定中却缺少国际社会所要求的裁军观点。这类协定旨在减少或阻止核力量的非故意使用, 这些核力量却是故意保持着准备发起进攻的。这类协定是力求依靠并接受核力量, 而不是逐步消除现有的核武库。从执行的观点来说, 防止核战争应旨在实现更加宏伟的目标。应摆脱那种狭隘安全利益的目光短浅的观点, 而放眼各国的真正安全。

全世界各国人民, 其中包括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国的人民应在每一个自由发表意见的场合, 要求作出那种能减少人们对毁灭的日益增长的恐惧的明确保证。联合国

(席尔瓦先生，巴西)

大会在第三十六届会议上协商一致通过的第36/81B号决议作为作出这种政治承诺奠定了基础，这种承诺对于整个国际社会具有深刻的重要意义。让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在人们的记忆中成为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但愿那些核武器国家终于决定把它们的威力用于为人类谋福利而不是导致人类的灭亡。

主席：感谢席尔瓦先生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一番友好的话。

今天的发言到此结束。还有其他代表团希望发言吗？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今天，本会议厅里散发了第CD/271号文件，文件的标题是“化学武器核查‘远距离持续核查’技能的技术评价”，起草国为美利坚合众国、联合王国和澳大利亚。在这份正式文件中，提到自从1980年以来在某些国家，特别是在德国部署了一种示范系统。由于德国是不存在的，在联合国、裁军谈判委员会或其他地方都不存在有德国，我对这个德国是指什么感到疑惑不解。据我所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没有参加这一系统。也许文件的起草国们是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因此，我愿通过你，主席先生，要求文件的起草者更改文件的这一部分，并根据普遍承认的国际做法使用国家的名称。这不仅是相互尊重，而且也有必要避免任何误解或可能的曲解。在这方面，我尤为感激俄文译员，他们显然是主动地在本文件的俄文版本中作了必要的修改。

主席：感谢赫德尔大使的发言。在我邀请另一位已请求发言的人发言之前，我愿问一问该文件的起草国是否有话要说？

霍因克斯夫人（美利坚合众国）：我谨代表美国，我相信也代表其他起草国，对这一疏忽错误表示歉意。我相信这一错误将会迅速得以更正。

斯金纳先生（加拿大）：我要宣布一件小事。1980年6月，加拿大代表团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提出一份关于核查军备管制各种建议的简编，这是一份相当厚的

(斯金纳先生，加拿大)

文件。这份文件概括地评述了渥太华某些雄心勃勃和干劲十足的人向本委员会及其前身所提出的一些建议，我想足有好几百项建议。现在这些人又更新了这份简编的内容。我谨把这份文件交给你，并请求把其分发给委员会的成员国，以引起大家的兴趣并供大家鉴赏。

主席：谢谢你，斯金纳先生。是否还有其他代表团愿发言？看来没有人要发言了。

各位尊敬的代表们，今天大会秘书处应我的要求分发4月2日的第59号工作文件以及突尼斯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的一封信。上星期五，已把这封信的付本放入各代表团的文件箱中。关于非委员会成员国希望参加委员会工作的申请，委员会上一次的决定是参照委员会过去决定的格式。在本次全体会议休会之前，我建议会议暂停，以便审议第59号工作文件。然后，如果大家同意的话，我们可恢复全体会议，并作出有关的决定。我认为对此建议没有反对意见。本次全体会议暂停。

会议于下午12时10分休会，于12时25分复会。

主席：第一百六十九次全体会议复会。我邀请委员会就第59号工作文件<sup>1/</sup>作出决定。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认为委员会通过了决议草案。

就这样决定了。

在本次全体会议休会之前，我愿提醒各位成员，委员会将在今天下午3时举行非正式会议，审议以下问题：(a)提交给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报告草案；(b)委员会1982年第一期会议的闭幕日期；以及(c)委员会成员资格审查方法。

现在我请印度代表萨朗先生发言。

---

<sup>1/</sup> 应突尼斯的申请(CD/252和CD/276)，根据议事规则第33至35条的规定，委员会决定邀请突尼斯代表团参加委员会1982年期间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和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会议。

萨朗先生（印度）：在你分发的工作计划中，似乎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也计划在下午3时召开会议。我曾在工作小组里指出，同时召开会议审议我们认为都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会特别给我们这样的小型代表团带来困难的。我认为，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最好在非正式会议之后再召开。

主席：谢谢你，萨朗先生。我正准备谈这个问题。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已请求发言宣布一件事。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尊敬的印度同事的担忧实际上是容易解除的，因为工作小组在最后一次正式会议上已决定同秘书处联系，把会议安排在委员会非正式会议之后而不是同时召开会议，我期望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将在委员会非正式会议之后立刻恢复工作。在这方面，我高兴地注意到已对译员作了安排，6时后仍继续工作。尽管如此，会议时间将加以限制使之不会影响一般在较晚时候进行某些社交活动。

利德戈尔德先生（瑞典）：有半个小时可供我们支配，因此我建议为了节省时间，我们现在就开始举行非正式会议，审议今天下午的计划。

萨朗先生（印度）：我要感谢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是否可请求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作出类似的考虑，我发现他也把特设工作小组明天的会议安排在委员会的非正式会议的同时。

主席：谢谢萨朗先生。也许我们应给苏伊卡大使时间来考虑这一要求。

与此同时，我愿请你们对瑞典的利德戈尔德大使的具体建议作出评论或反应。他的建议是，既然我们还有大约30分钟的时间，委员会可以召开非正式会议，开始讨论原计划在下午3时开始讨论的问题。

阿金桑亚先生（尼日利亚）：对于利德戈尔德大使的建议，我国代表团没有任



(阿金桑亚先生，尼日利亚)

何困难。但是，主席先生，我要说的是，我国代表团期望听到你在就项目 1 所进行的协商中取得的进展。

主席：谢谢阿金桑亚先生。我将牢记这一点。沉默是否意味着委员会同意利德戈尔德大使的建议？

南吉拉先生（肯尼亚）：当然，沉默既可意味着同意，也可意味着不同意，这取决于你如何看待它。然而，我认为许多代表团是准备在下午谈这一问题的，一般说来，当会议结束的早，我们就有希望早些离开会议室，去为下次会议做准备。然而，如果委员会决定现在就开始讨论这一问题，那就是说今天下午我们继续讨论这一问题。如果决定现在就召开非正式会议，那么也许我们可开始讨论项目(b)。

主席：感谢南吉拉先生的极为有益的建议。如果没有反对意见，那么我将建议，几分钟之后，当我们结束了委员会的正式会议之后，我们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讨论项目(b)，即 1982 年第一期会议的结束日期。大家是否同意？非常感谢，我们就这样行动了。

现在我愿请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苏伊卡大使回答印度的萨朗先生向他提出的问题。

苏伊卡先生（波兰）：我愿以最肯定的方式回答这一要求，但是恐怕无法做到这一点。如果要求工作小组的主席在 4 月 8 日星期四的全体会议上提出有待纳入委员会报告中的各附属机构的报告，那么我的小组需要更多的讨论时间，进行昨天拟好的草案的二读工作。昨天我们刚作了第一次讨论，计划明天下午再进行讨论，同时还要讨论工作小组春季会议工作计划中的另外两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甚至还讨论有可能，或者应该说是有必要明天晚上再举行一次会议。如果委员会全体会议在 4 月 8 日这一关键性的日子里不审议附属机构的报告，那么我们肯定会同意在委员会明天下午 3 时的非正式会议之后再召开工作小组会议的建议。但是这要取决于会议的计划以及在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有待讨论的问题。主席先生，这完全由你来掌握了。

主席：我要承认，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的发言同我的估计基本相符。我记得当我们通过本周的时间表时，我考虑到在会议结束之前我们可利用的时间不多了，曾提到有时需要同时召开几种会议。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设法同时召开会议，尽管这样做可能会给某些代表团带来一些不便。我认为我们没有其他选择了，但是我愿听取其他人的意见。我的倾向性意见是明天下午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和委员会非正式会议同时进行。

萨朗先生（印度）：我知道我们的议程排得相当满，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有必要同时举行会议，但是迄今为止，我们一直是避免同时举行重要会议的，例如审议极其重要问题的非正式会议和谈判机构的一些会议。当然，如果委员会决定特设工作小组的会议同委员会非正式会议同时举行，我也不反对；但是我只想讲清楚一点。即当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将其报告提交给全体会议时，如果报告中的内容与我国的立场不一致，我国代表团可能认为将有必要提出相当尖锐的修正建议。当然我国代表团不愿使全体会议出现这种局面，但是我们对该特设工作小组所进行的谈判拥有某些至关重要的利益，我们必然希望看到报告反映了我们的观点。我们未能参加有些与其他会议同时举行的非正式协商。在这些非正式协商中做出的决定对我国代表团不具有约束力，因此我愿清楚表明，虽然我们不反对同时召开这些会议，但是对可能提交给全会的任何报告，我愿保留我国代表团的观点。

主席：感谢印度代表的发言以及他的谅解，主席在安排今后的会议时肯定会铭记他刚才所指出的这一问题。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下次全体会议将于4月8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我愿提醒委员会的各位成员注意，星期四的会议是10时而不是10时30分开始。本次会议休会之后我将立即召开委员会非正式会议讨论会议的结束日期。现在休会。

会议于下午12时40分散会。

×× ×× ×× ×× ××